

海得拉巴 — 探索 ICANN 职权范围内的公众利益
2016 年 11 月 6 日（星期日）— 15:15 至 16:45 IST
ICANN57 | 印度，海得拉巴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OLIVIER CREPIN-LEBLOND): 好的。大家下午好，本场会议开始晚了，给大家说声抱歉。我理解，我们必须按照预定的时间准时结束会议，所以我们马上就开始今天的会议吧。

今天的会议是探索 ICANN 职权范围内的公众利益，有一个人才云集的专家组参加我们今天的会议，我将在介绍会议流程的时候快速地介绍一下他们。

我不知道由谁来播放幻灯片。在那里。好的。请播放第一张幻灯片。

首先，我们要介绍背景，然后请来自 EURALO 的沃尔夫·路德维格 (Wolf Ludwig) 从欧洲的角度为我们介绍全球公众利益这个概念在历史和政治方面的细微差异。

我们会请来自印度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协会的拉杰西·查哈里亚 (Rajesh Chharia) 发表看法，他同时也是 APNIC 董事会的成员，他坐在桌子的最后。

之后，我们请来自 GNSO 的乔纳森·罗宾逊 (Jonathan Robinson) 和贝基·伯尔 (Becky Burr) 从 ICANN 的角度且基本而言是从社群角度分享他们对于 ICANN 公众利益的理解，以及如何应用这一概念，顺便说下，贝基·伯尔即将成为 ICANN 董事会成员。我认为，这是我们在今天的会议上尝试讨论和深入探讨的目标之一。

之后，我们请来自 GAC 的托马斯·施耐德 (Thomas Schneider) 与我们分享他对于如何将公众利益用作 ICANN 决策依据的看法。

在这之后是开放讨论时间，我希望大家踊跃发言，为大家提供开放讨论的机会也是今天这场会议的主要目的。有几位专家已经告诉我说，他们的发言用不了 15 分钟时间，因此我们可以为大家提供更多时间，方便大家畅所欲言，尽可能多地发表你们的意见。

下面我们继续，请播放下一张幻灯片。

有关公众利益的工作 — 在这之后 — 公众利益是一个围绕 ICANN 开展讨论的概念，也许是在 ICANN 成立以来甚至在 ICANN 成立之前，就开始在讨论这个概念了。

在 ICANN 将要创建的时候，全球各地围绕成立一个能够为公众利益采取行动的组织开展了许多讨论。

几年前，有一个关于公共责任框架的专家组，这个专家组提出了与互联网相关的公众利益的定义，我来读读这个定义。“确保互联网成为并持续成为一种稳定、包容以及可在全球进行访问的工具，让所有人都能享受单一、开放的互联网所带来的好处。为履行这种公共责任，ICANN 必须在互联网及互联网治理生态系统中建立起信任。”

在马拉喀什，我们召开了一场专家会议，多位专家参与了那场会议，包括尼·奎诺 (Nii Quaynor)，他之前是 ICANN 内致力于这个问题的专家组的成员。今天，我们尝试更深入地探讨这个概念，考虑在那之后的后续步骤。

公众利益的问题是 IANA 管理权移交方面的关键问题，也是各个小组所从事的新治理架构的关键问题，这些小组开展的工作包括 IANA 管理权移交以及问责制跨社群工作组工作阶段 2 的主题。

请播放下一张幻灯片。

新章程中，“公众利益”和“全球公众利益”这两个词总共被提及了 10 次，但它们的定义还不明确。工作阶段 2 的建议也提到进一步促进全球公众利益，有多个工作阶段 2 的子工作组在开展这个方面的工作。当然，负责处理人权问题的工作组就是其中之一。还有一些负责处理问责制和其他问题的工作组，因为显然，问责制也涉及公众利益。

但是尽管没有制定具体的定义，但是广泛的理解是 ICANN 的工作都是扎根于公众利益的。我们还没有对此制定定义。我们不知道它的确切内容是什么，但我们知道应该如何以某种方式来执行。

在这一背景下，识别协议中涉及的各个方面可能会有用，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召开今天的会议，为什么专家组要尝试刷新大家的理解、让大家对此有所回应。我希望专家们除了能与我们开展良好的对话外，还可以带来一些具有颠覆性的观点，为我们树立新的认识。如果我们可以缩小差距，开展有效的沟通，达成之前并不存在的一致意见，我认为这就是很好的进步。

因此，我们立即开始进入正题吧。

来看看下一张幻灯片，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看，了解在欧洲和印度，全球公众利益这一概念的历史和政治方面的细微差别。

首先，请来自 EURALO 的沃尔夫·路德维格为我们讲讲他的看法，沃尔夫是 EURALO 公众利益工作组的主席，他之前提交的一份文件我认为可能与今天的会议有所联系。我看看厄基思 (Ergys) 是否 — 不是。好的。可能是以前的。顺便说下，这里有一份电子邮件清单，内容是关于公众利益的讨论，我们会在今天会议结束后通过这份电子邮件清单开展讨论。

有请沃尔夫·路德维格发言。

沃尔夫·路德维格： 好的。首先，感谢奥利维尔为我们做好了讨论的准备，奠定了讨论的基础。

我会尽量让自己的发言简短一点，为其他发言者留出更多时间，特别是为今天会议的听众留出时间，方便他们提问。

我要从几年前开始说起，因为我不认同刚刚奥利维尔所说的我们没有确定公众利益的定义。我认为是确定了定义的，这并不是单一的定义，而是采用了许多讨论和体现公众利益的方法，至少从欧洲的历史角度来看是这样的。

因此，我要从一段时间之前说起，一年前，我提出了一份从历史角度来追踪公众利益的文件，在文件的一开始，我列出了多个欧洲语言版本的公众利益历史发展描述。你们还可以查看以德文、希腊文、拉丁文、法语、意大利语、英语以及一些其他欧洲语言书写的公众意见发展历史。

所以如果你想它发表意见的话，你必须理解它的含义。

然后，你才能更进一步。你可以首先从亚里士多德开始，他在古代就已经创建了“城邦”这个术语，在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城邦”中，公众利益的概念或对公众利益的理解就已经反复出现了。

因此，在欧洲历史背景下，你可以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

你可以轻松地找到一些其他例子。

纵观中世纪欧洲各地的城邦，无论是威尼斯、热那亚、汉堡还是（听不清）城邦，它们的城市宪法中都有提到关于维护公众利益的术语或规定。

公众利益就是指社群中的大多数或整个社群的利益。

所以，你们可以找到许多可以引用的例子。你还可以详细说明其他情况，我发现有几本书是关于 **Gemeinen Nutzen** 的，这是公众利益的德语术语，在瑞士的许多社区中都可以找到这个术语。

瑞士社区中的公众利益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它更多的是一种规则而不是一项例外，我们稍后可以来谈谈这个问题。

在英语语境下，人们提出意见，我认为就历史连续性而言，意见具有一些有细微差别的含义或在不同的情境下有着不同的含义，但我认为所理解的基本要素都是接近或类似的。

在多部欧洲宪法中，都有提到公众利益。在瑞士宪法、西班牙宪法、法国宪法、德国宪法中，都明确提到了公众利益，而在德语国家的公共法律中，更是总是会提到公众利益。

简而言之，我认为对于世界上的其他地区而言，要在全球层面对公众利益下定义会更加困难，所以我很感兴趣拉杰西待会儿会告诉我们在印度背景下这个术语是如何定义的，我可以确定地说，要对全球公众利益下一个定义是很困难的。

难点在于如何把全球各地的各种区域性视角纳入进来，以及历史传统和语言问题等等。虽然难以对全球公众利益下定义或确定一个与之类似的词，但是从欧洲的角度来看，当说到规章的时候，你可以把公众利益作为一种指南，也就是说，在许多历史阶段，公众利益都成为了一种指导原则并扮演着重要角色。

通常，政府规章 — 我拿法国、德国、瑞士来举例。它们通常会提到公众利益。所以，我无法想象任何理念或任何优秀的治理体系会忽视公众利益。相反，我认为公众利益对于任何优秀的治理体系或治理模式而言都是最根本的。

我就先说这么多，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在稍后的讨论中提出来，我现在很想听听来自印度的这位同事的观点，了解一下在世界的另一个地方、在我们本次会议的举办地，公众利益又是怎样的一种情况。谢谢。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沃尔夫，你把我要说的话都说了。拉杰西·查哈里亚。

拉杰西·查哈里亚： 谢谢奥利维尔，谢谢沃尔夫，你们让我有信心来谈谈在印度公众利益是一种怎样的概念。

印度，65% 的人口都是农村人口，互联网在印度的渗透才刚刚开始。我们已经开始行动，我们必须经过漫长的发展。

在印度，约有 15% 的人讲英语，大部分人不能正确地了解互联网，因为你们知道，互联网使用的语言仅有英语，昨天我们尊敬的总理在讲话中谈道，我们国家使用 22 种语言，每种语言都与主流语言不同。

如何把所有人汇聚到一个平台上是面临的最大挑战。

截至目前，地区语言互联网仍然没有任何改进，我不认为公众在互联网或社群方面拥有任何利益。

我们尊敬的总理已经宣布了我们多利益相关方的立场，我认为，公众就是这个体系中的一个主要利益相关方，公众就是互联网用户，没有哪个利益相关方可以幸免。

就治理而言，是的，政府是进行治理的机构，他们为公众利益而开展工作，但是如何将公众意见纳入决策流程中是政府和社群最大的职责。

1995 年，我们的前总理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 (Atal Bihari Vajpayee) 设立了一个公共部门，由此开始实现发展。许多新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自告奋勇，将这一基础设施福利提供给印度公众。

由此发生了许多变化，涌现了许多事物，如果你们看看 APNIC 的统计数据就可以明白这点，就如奥利维尔告诉你们的，现在我是 APNIC 执行委员会的一名执行委员会成员兼秘书长，这被称为公众参与，我们最初从 APNIC 开始这种做法，因为 APNIC

是我们的 RIR，他们向我们分配 IP 资源，但是速度很慢，我们也已开始讨论关于 ICANN、IGF 以及许多其他国际事件的问题。由于此次会议，东南亚网络运营商团体会议也在印度召开，该会议每年召开一次，我们每年都会看到数字在逐渐增长。

通过在此政策制定过程中增加对公众利益的考虑，我们发现，这就是在为普通大众赋权，为公众赋权。这一赋权也提升了印度民众的生活标准。

我们在 2014 年所举行的上届选举之后、新总理接任工作后已经看出了这一巨大的变化。赢得选举后，新任总理向各界人士保证，社交媒体 — 社交媒体用户已经在为普通公众赋权。基于此，政府 — 新一届政府接管工作。

目前，印度总人口有 13.5 亿，其中互联网用户达 4.5 亿，移动网络用户有 10.5 亿。这样的人口数量并不少。我们的确做了许多工作。

互联网不是简单的移动网络连接，对于后者而言，即使是不识字的用户，也能按下红色按钮、绿色按钮和数字来拨入一些内容。互联网则要求手把手地为农村用户提供指导。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将公众的利益融入互联网，同时他们也为自己带来了利益，因此他们能够在决策制定和政策制定过程中积极发挥作用。

早些时候，互联网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人们对互联网的使用并不像现在这样积极。在当时，要说在这一活跃的通信方式中纳入公众利益一点也不值得怀疑，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所在的区域或者所在的国家究竟在发生着什么。

但是由于本国内部国际社群的积极参与，现在许多人都已经采纳并开始讨论互联网政策以及当前占主导地位的各个组织。

是的，已经宣布了多利益相关方模型。但是要 100% 转化为多利益相关方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因为，做出宣布的人或者政府机构的上层或中层已经了解到，多利益相关方用户、私营领域、NGO 都是利益相关方团体的组成部分，在决策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但我们发现，旧有的官僚主义者对此并不满意。他们仍然认为，决策仅应由政府做出。这就是为什么，沃尔夫，你刚刚讲过，治理的情况就是这样。在我看来，在公众的帮助下，治理会取得成功，这将帮助印度在 IT 领域变得更加强大。谢谢。

奥利维尔·
科雷鹏-勒布朗：

非常感谢拉杰西的发言。对于这些我们并不经常前往的国家，很高兴能听到这些国家的代表发表的观点，事实上，这是一项重大变化，是一项重大发展。下面，我们有请 ICANN 社群和 ICANN 的专家发言。我想应该是来自通用名称支持组织的两位

参与者，乔纳森·罗宾逊和贝基·伯尔。GNSO 是制定通用名称政策的组织，有关公众利益的授权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乔纳森，在这些问题方面，你有什么看法？在制定政策时，你是如何保持公众利益或寻求公众利益的呢？

乔纳森·罗宾逊：

谢谢，奥利维尔。

我要回答的问题就是，探讨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看 ICANN 当前正在开展哪些工作，我想我会结合 GNSO 的工作来回答这个问题，并同时为大家举出一些具体的例子。

我认为我们之前已经听说过，公众利益有时就是一种感觉上的东西。你感觉自己知道某件事正在进行。但是很难对此进行一种绝对的测试。所以，我会讲讲一些表现形式。我请工作人员帮我列出他们认为存在公众利益的方面，然后我把这些内容组合起来，融入一些我自己的观点。

有三个主要方面看起来是不错的例子。第一，支持 DNS 的安全性、稳定性和演变，让市场变得更健康、更完善、更稳定，为用户提供更值得信赖的服务。我们来看看涉及 DNS 的安全性和稳定性的决策，根据定义，这些必须符合公众利益。我们希望获得一个安全、稳定的 DNS。

当然，我们在合作和竞争方面开展的某些工作有助于获得对系统的更深入的了解和信任。然后是透明度和问责制义务。

从较高层面来看，我探讨了支持 DNS 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制定多利益相关方系统中的最佳实践，以及加强参与，所有这些都是宽泛的主题。

我更为详细地讨论了有关 DNS 的内容。当然，奥利维尔，就像你在引言中所说，如果将政策制定工作委托在 GNSO 内部进行，实际上就是委托在 GNSO 委员会进行并由其管理，GNSO 委员会本身就是一个多利益相关方组织。因此，你可以说 — 并且对这些内容进行讨论和提供反馈将是非常好的做法 — 我们设有多利益相关方组织来委托、管理、监督政策的引入 — 在多利益相关方模型下域名政策的引入。这属于公众利益定义中的一部分吗？当然，政策制定流程本身就是开放的多利益相关方流程。

通过对 PDP 的结果做出承诺，签约方在一定程度上会参与公众利益。

所以如果你更广泛地看待这个问题，就会发现，多利益相关方机制中形成有最佳实践，例如持续开展战略规划、持续开展的组织审核，以及 ICANN 为变得更负责、开放、合作和协作而开展的所有工作。所有这些，你都可以认为是 ICANN 从广义上讲力求符合公众利益承诺而实施的机制。当然，这些不仅符合公众利益承诺，而且还潜在地提高了组织的整体效率，让组织更有效地回应这些问题。

我们看到的问题中，有一个问题是，审核结果的有效实施，有时候实施不会非常有效。你可以说，这不仅仅是对审核的承诺，而且是对这些审核结果的有效实施。的确存在这样的问题。

我认为，这是一项很具有实质性的承诺。我们也可以讨论对审核结果的实施有时是不是足够有效。但是 ICANN 获得了加强参与、加强问责制、加强透明度和开放性的承诺，针对所有这些良好原则的承诺。还有一项总体原则是多元化，你们可以将这一原则称为公众利益承诺，因为 ICANN 在努力变得更加多元化，更能包容各种文化、性别、宗教、地区等。

因此，在我看来，这些就是当前环境下公众利益活动的例子。我很有兴趣听取有关这些方面是否做得足够、我们应该如何将此行为转变为对此进行量化的意见，并对此开展辩论。

奥利维尔，我要说的暂时就这么多了。在其他专家发言结束后，我们可以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谢谢乔纳森。

下面请贝基·伯尔发言。

贝基·伯尔：

谢谢。我的发言也很简短。我要重复一下奥利维尔讨论过的有关公众利益的历史发展的信息，ICANN 已经在讨论公众利益以及你如何确保自己是在服务于公众利益。

有一个工作组，一个战略小组，提出了公众利益的定义。我想再次读出这条定义。这是公众利益战略委员会提出来的，“确保互联网具有并继续保持全球稳定性、包容性和可访问性，以便全体用户共享这一单一、开放互联网的优势，与此同时，ICANN 应该在互联网及其治理系统中建立起信任。”

当这条定义被提出时，人们很快便发现，这条定义很难直接被社群接纳采用，这条定义也很难指出如何继续实施相关工作。

我认为，其中的部分原因是公众利益几乎不能抽象地描述。它需要很多的背景信息。事实上存在着许多个别情况，有人思考了这点并指出 — 这可能会影响公众利益。因此，在任何情况下，你都是在取得平衡。

当我们组建问责制 CCWG 的时候，特别是撰写使命声明、承诺和核心价值的时候，我们讨论了 ICANN 如何以符合公众利益的方式行事。事实上，ICANN 章程中的核心价值号召 ICANN 制定一项符合公众利益的政策。

当然，我们必须开展对话，讨论这究竟意味着什么。经过大量深思熟虑的讨论后，这个工作组确定了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

首先，返回到使命声明，因为背景和使命声明要求 ICANN 努力保持互联网唯一标识符系统的稳定和安全运行。特别是对于

域名来说这与政策有关，就政策而言，统一或协调的解决方案是促进开放、互操作性、弹性、稳定性和安全性所必需的，并且政策是通过自下而上、基于共识的政策制定流程制定的。

如果必须要对什么是 ICANN 在核心价值中必须履行的公众利益下一个简短的定义的话，那就是确保注册的可用性和完整性，从本质上说是域名的可用性和完整性，而域名的解析就是通过数字来进行的。

但是我要重申的是，我认为在经过全面思考之后 — 这份提案 — 这是史蒂夫·戴尔边科 (Steve DelBianco) 经常提到的公众利益定义，ICANN 必须以这种方式来考量。最终，我们决定要做的是不对公众利益下定义，而是说这受 ICANN 使命约束，并讨论如何确定公众利益。

根据 ICANN 章程，它的内容基本而言就是 ICANN 的核心价值是提供 — 确保政策制定过程中获取了全面的信息和广泛参与 — 这就是通过自下而上的多利益相关方政策制定流程制定政策。

我来读读章程里面的具体规定。它说的是 — 只需要一秒钟。抱歉 — “确保使用自下而上的多利益相关方政策制定流程来确定全球公众利益，这些流程是负责和透明的。”

因此在新章程中，我们非常清醒和谨慎地描述道，制定公众利益的全球定义这项工作不会取得成功，并且说道如果通过具有包容性的自下而上全球多利益相关方流程制定政策，这一流程会考虑来自社群各个方面的意见，当然这包括与公众利益有着

特殊关系的 GAC 的意见；政策制定流程的输出成果 — 由共识支持的运作良好的政策制定流程的输出成果 — 从定义上讲应该服务于 ICANN 使命中指出的公众利益。

所以，相比更具惯例性的定义，这是一种非常不同的方法。从本质上看，它受 ICANN 使命的约束，并据此进行定义。

非常具体的描述是，我们使用自下而上的多利益相关方政策制定流程来确定全球公众利益。

因此本质上 — 尽管我认为我们能够继续确定一个又一个的政策制定流程，以此来尝试制定 ICANN 必须践行的全球公众利益的定义，但是它的目的是在 ICANN 章程中自动执行。如果你遵循流程，如果你从利益相关方社群中获取意见，最终结果获得共识支持，那么你就践行了全球公众利益，你实际上并不需要单独的定义。

因此，那是开展大量工作之后的结果，是多年思考后的结果。但是全球公众 — 那是我们如何确定就 ICANN 而言，就移交后的 ICANN 而言什么是全球公众利益。

奥利维尔·
科雷鹏-勒布朗：

非常感谢贝基。

与此同时，聊天室中已经提出了一些问题了。就让这些问题先堆积一会儿吧，稍后会有开放讨论的时间，到时候可以提问和发表意见。

下面我们请来自 GAC 的托马斯·施耐德与我们分享他对于如何将公众利益用作 ICANN 决策依据的看法。很有趣的一点是，我们刚好可以从贝基·伯尔的发言过渡到这个问题，如果我可以“过渡”这个词的话。

托马斯？

托马斯·施耐德：

谢谢。我叫托马斯。我是政府咨询委员会的现任主席。我被要求谈论政府的看法和提出一种方法，因为政府事实上被用于 — 或者说被迫采纳被视为在各个层面符合公众利益的决策，包括在社区层面、在地区层面、在国家层面、在全球层面。

我要说的一个观点是，我们看到的定义，互联网的安全性、稳定性和可用性就是公众利益，我认为这没有意义。

对我而言，这都是公众利益。这是公众利益中的一个要素，但是仅仅是公众利益的成百上千个要素中的一个。这是公共政策目标或公共政策目的，ICANN 在其中拥有基本职能。

我提议的公众利益定义非常简单。公众利益就是符合全球公众利益的所有一切事物。就这么简单。一切事物，而不仅仅是 DNS。这包括能量、食物、健康等等。

那么问题来了，如何将所有这些要素汇总、进行协调和取得平衡？我们之前已经听到过这点。在这方面，对一个要素的定义是没有意义的。

我想做的是，为大家提供一个具体的例子，说明政府如何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中对完全不同的问题采纳符合公众利益的决议，如果你们严肃地看待政府的职责的话。有多种不同的方式来达成那个目的。

但是我建议大家认真考虑一下这些要素，看看是不是可能成为在 ICANN、在 DNS 运用的模型，用作一项流程，通过考虑公众利益的所有必要和相关要素，确保采纳的决议符合公众利益。

下面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假设你有一份提案，内容是一家电力供应公司打算利用山谷中一条河流的河水来打造一个人工堰塞湖 — 我讲的是德语，我希望每个人都能理解这个意思 — 在这个山谷中，用于发电。当然，公众利益目标是发电，因为对于社会而言，电力是必需的能源。情况就是这样。这个国家拥有 1 亿人口。这个国家在向民众提供充足电力方面存在困难。堰塞湖项目是达成这一公共政策目标的解决方案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该项目的成本为 10 亿美元，每年将产生 1 亿美元

的社会福利，以 10 年来看，这个项目将会是盈利项目，可以产生经济利益，是一件好事。问题是，要建造堰塞湖的区域居住着 10 万居民。他们居住在那片土地上，他们耕种土地，如果要建造堰塞湖，他们势必要搬迁住所。下游 5 公里的地方是一个拥有 20 万人口的城市，如果水坝溃堤，会淹死许多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下游 20 公里的地方是另一个 — 这里有一个边界，跨过边界就是另一个国家，这里有一个人口为 100 万至 200 万的城市，如果水坝溃堤，许多人会遭受严重损失。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但是这就是现实。在打算建造堰塞湖的山谷区域，会使 100 种濒危物种灭绝 — 这些动物和植物在世界上其他地方都是没有的，并且这个区域还有着一座独特的历史文化名山。这就是面临的情况。该怎么办？你会采取什么符合公众利益的决策？你会允许修建水坝和堰塞湖吗？会有多种不同的方式来做出决策。

简单的决策方式是，电力公司找到了一个途径，为负责国家电力的有决策权的部长提供 1000 万美元的钱款，并额外为这位部长的政党参加即将到来的选举提供 1000 万美元用于筹资活动，那么这位部长就会说，公众利益，电力供应，当然，我们会修建水坝。这就是符合公众利益。当然，这绝对讲得通，我们会为居住在那个区域的人提供每人 1000 美元的补偿，让他们搬迁到其他地方去居住。我们已经认定了这片土地。它并不肥沃，并不美丽，还有很多缺点，建一座新房会花费 10,000 美元，我们会补偿你们每人至少 1000 美元，让你们在其他地方重新开始

生活，这样一切就都完美了。也许这并不是做出符合公众利益的决策的完美方式。

因此，在我看来，当然，真实的情况常常是介于我向你们介绍的这两个极端之间，我所在国家的实际情况是，因为我们引入了类似于被赋权社群之类的组织，它们在政府决策中拥有最后决定权 — 在我们国家成立之初，我们实行的是直接民主制，我们采用的流程更倾向于自下而上的方式，因此有更高的几率采纳符合公众利益的决策。所以你们需要做的是，考虑下在此类情形下，哪些利益和公共政策目标是利害攸关的。我们要考虑电力供应，电力供应是一方面，你们要考虑山谷居民的利益和权利，考虑他们的房屋所有权，你们还要考虑下游城市的风险，以及 100 种濒危物种的生物多样性价值，还有独特历史文化名山的价值。这些都是公共政策的目的与目标，并不是其中的每个方面都可以被称为公众利益。它们是公众利益的多个要素。

你该怎么办？你可以考虑各个要素的法律基础。就法律基础而言，法律基础通常有意将公众利益或公共政策目标运用到人们可以遵循的常规事项中去。所以，当然，这些人拥有法定权利。在水坝风险管理方面可能存在法律基础 — 或者说核电厂风险管理，你也可以举出其他例子，如果有人居住在那个区域，要确保发生事故的可能性低于死于城市里的汽车交通事故的概率，需要满足的最低要求是什么。你可能签订有关于用水的国际协议，其中规定有河道的水流量必须达到什么标准邻国

才能受益于该水资源，你也可能制定有国际风险缓和法律，在做出关于这个项目的决策时你也需要考虑这些法律。你可能签订了一些协定，需要遵守关于如何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国家或国际法律；对于文化遗产而言也是如此，你可能需要遵守关于如何保护文化遗产的法律。

所以，你有若干个非常多样化的公共政策目标，有若干个公众利益要素。而唯一的项目是能源供应。但是如果你采纳的决议是，支持能源供应，即使能源供应会对所有其他方面造成负面影响，那么这就不一定是符合公众利益。如果你评估了所有方面并得出结论认为这个项目不符合公众利益，不是所有特殊利益和特殊目标的汇总，那么你也许应该尝试开发其他项目。

备选方案可以是由位于两个不同山谷的两个较小的湖泊来发电，使它们的发电量总和达到前面所说那个项目的发电量，并且这两个山谷的居民人数只有一千人，紧挨山谷下游的地方仅有一个人口为 5 万人的城市，这里没有历史古迹，仅拥有五个濒危物种。这样问题就得到了简化，你就找到了解决方案。这还不是解决方案。你还需要为这一千居民做些什么。你需要对所有利害关系进行评估。你需要确定权利等等，例如在瑞士，当我们需要处理类似问题时，我们就需要这样做。你需要请电力供应商与这 1000 名当地居民联系，制定提案，找到适合的备选土地且这些居民愿意迁居到新的地点，为居民提供居所搬迁的经济补偿，也许还应考虑为他们提供发电厂未来 80 年或 100 年所获收益的一部分作为对他们的补偿。这就是我所在国

家发生的情况。我们的城市被损坏，被水淹没，当地居民被迫搬迁，这些居民获得了经济补偿等等。那么问题来了，应该由谁来做决定呢？当然，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与那片土地的居民有着直接利益关系，但是这也涉及到整个国家的利益甚至邻国的利益。在我们国家，我们会进行投票，为居住在那片区域的居民赋予投票权，但是他们需要接受的是，我们还需要为全国人民赋予投票权，因为这个项目也需要他们接受。你们可以看到，这就是相互制衡。即使你没有签订受法律约束的国际合同，你也可能希望与邻国维持良好的关系，如果邻国的城市距离水坝很近，应确保他们对水坝的安全措施感到满意。如有需要，他们也许还会提供资金，帮助你建造更好的水坝，因为这符合他们自身的利益。所以这不仅是具有法律约束力，而且还包括符合相关利益。如果把各方聚集在一起，通常你就可以找到能帮助你解决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

本地居民的投票权和国家投票权也是一种制衡，你不能通过某种手段买通这 1,000 居民让他们迁居其他地方。即使你给这些居民每人 100 万，但如果还有其他风险没有缓解，项目也是无法通过的，因为这还需要整个国家的同意。如果你支付的费用过高，国家会对此表示否定，说这不公平。如果你支付的费用太低，这些居民会不同意，说钱不够，或者说除了钱我们还需要其他补偿，补偿我们的历史遗迹损失，补偿我父亲家族的损失或者我母亲家族的损失等等。

所以我认为，有一些要素可以对 ICANN 案例带来启发。我要说明的是，从本质上看，定义“这个”公众利益没有意义。有意义的做法是对要素进行定义，你可以称之为公共政策目标或者公众利益要素。你需要制定一个流程，便于你确定在某个特定案例中具有相关性的所有要素。你需要确定所有利益相关方。他们需要发表各自的意见。他们的意见需要得到倾听。他们需要能够明确表达自己的利益。这些方面都做好后，你需要评估所有这些要素，然后通过具有包容性的自下而上的缓和流程找到解决方案。确定谁有权决定提案是否获批。可能会有多个层级的人需要对提案是否获批发表意见。如果这些流程已经落实，最后针对你提出的更重要的问题提出的提案更可能符合公众利益。不是公众利益而是与不在一开始就采用此类机制、对某些事下定义相比更符合公众利益。

因此，公众利益是一个抽象概念，引导你或迫使你确定一项流程，如果你遵循该流程，那么最后你获得的结果就应该是符合公众利益的。从政府角度来看，至少在我所在的国家，我们会处理这些方面的问题。你还应该记住的是你努力达成的公共政策目标的需求方面，以能源供应为例，在你讨论是否在佛罗里达建造水坝和堰塞湖时，你可能会意识到太阳能变得如此便宜，你只需在另一个无人居住且没有河流的山谷放置一些太阳能电池，你没有必要修建水坝和破坏一片有一千人或一百万人居住的土地。因此，事情在需求方面可能会出现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提出其他能源，同样也需考虑利害攸关的各个

方面。因此，公共政策目标或公众利益并不只是一个给定的事物，而是我们的需求，在情况发生变化时公众利益也会发生变化。你需要制定一个与情况变化相适应的流程。如果你有一个固定的决策性定义，很可能不适用。需求方面的真正需要可能随时间变化而变化，流程中也应该考虑到这点。我就讲到这儿。我很乐意再讲几个小时，但我不得不暂时先讲到这里。非常感谢。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托马斯，非常感谢你的发言。我意识到瑞士的务实方针总是会让我们大多数人感到困惑，但是很高兴能了解到瑞士政治问题和其他问题的解决过程。当然，你需要从山脉和山谷开始，这你没有提到。但是问题已经来了，现在是我们会议的开放讨论时间，希望大家畅所欲言。会议室中间有一个麦克风。这个麦克风不能四处传递，所以请要发言的人排好队，依次上来发言。在你们排队发言的同时，我要讲两个在我们的专家发言时已经发送到聊天室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一位名叫阿荣 (Aaron) 的参会者发来的，来自（听不清）的查哈里亚先生，能否请你再讲一下关于印度 ISP 采纳的过度保守的公平使用政策？我认为这个问题有点离题，所以请你快速地回复一下吧。谢谢。

拉杰西·查哈里亚： 好的。谢谢，奥利维尔。我已经谈了印度的质量问题。在欧洲市场占优势地位的服务却无法打入印度市场，这是因为印度拥有一个非常不同的市场途径。几年前，海飞丝推出了瓶装洗发露。结果完全惨败。紧接着，他们开始发展香囊业务，价格为一卢比，我们发现，即使是乡下妇女也在开始使用这种香囊，因为价格低于她们的购买力。

就公平使用政策 (FUP) 而言，我们知道我们在移动网络费用方面是最便宜的。我们还知道，印度各个地区的用户密度都很高。当网络资源稀缺且如果我们不能实施公平使用政策时，极少数人将开始滥用网络连接，长时间占用稀缺网络资源，而其他人则不能正常使用宽带。

另一方面，就家庭网络使用情况来看，一家人通过同一个网络连接使用宽带。如今，我们都非常喜欢通过电缆连接、互联网连接、YouTube 等方式和平台观看视频。为了停止网络滥用行为，这一公平使用政策正在印度广泛实施。这不仅仅可以为一部分人带来利益。这会为一大部分人带来利益，它可以制止极少数用户使用 Torrent 下载电影，这些用户可能在你开始下载其他大型文件时占用网络带宽。

还有一点，昨天，我只对少数工作室的人员探讨了互联网中的盗版滥用。很少有网站会拒绝播放盗版电影。这种类型的公平使用政策还会让他们停止下载，因为他们的网速会显著变慢。

当然，我们的宽带限制是 512 kbps。谢谢。我想我刚刚说的能够回答你的问题。

奥利维尔·
科雷鹏-勒布朗：

好的。非常感谢。非常好。我们有相当多的人在排队。环顾会议室，我发现有许多专家在参与我们今天的会议。你们提问后可以指定由某位专家来回答，也可以指定由会议室中的其他人员来回答。我们就按照排队的顺序开始吧。请大家先做下自我介绍。是的，有请第一位发言者。请自我介绍一下，方便进行会议记录，也方便口译员的工作。有请。

阿斯威恩·萨宋科
(Ashwin Sasongko)：

谢谢。我是来自印度尼西亚的阿斯威恩。首先，我要感谢托马斯为我们提供的非常不错信息。我只是想知道你们是否 — 在下次 GAC 会议上，你可以带几本弗雷德里克·福赛斯 (Frederick Forsyth) 的小说书来，书名叫做 “The Devil's Alternative” (《魔鬼的选择》)，然后分发给我们看看。第二，如果你是总统，你告诉我说，我将 — 把我的 1000 亿美元存起来，存到你的国家或我的国家或其他国家。

我的问题是，我希望听听你对于这种说法的看法，也就是 IT 技术现在已经发展到可以实行全球垄断的水平了，可以通过一种、两种或者三种产品实现垄断。无论是操作系统还是芯片技

术，抑或是应用程序中。各个方面的服务。许多人对此表示支持，因为他们可以免费收发邮件，以便宜的价格购买电脑和智能手机，等等。另一方面，为什么我们只提供一种或者两种服务、一种或者两种产品呢？我为什么不能制造我自己的芯片和我自己的电脑呢？或者制造我自己的智能手机？我自己的服务？我自己的邮件？这是为大家提供的免费邮件。也许你可以 — 我想听听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谢谢。

奥利维尔·
科雷鹏-勒布朗：

非常感谢。我不知道其他人是否想 — 你是否想暂时把这个问题搁置一下，让我们仔细考虑下？我认为这个问题有许多人问过，显然，我认为其中一点是为什么我们在全世界只有一个主要搜索引擎，许多不同的服务中也有一个主要服务，例如，所有社交网络等等。我认为这取决于用户。似乎是用户在决定他们只需要一个就好。我不知道。命中注定就是这样让人生气。我们看看能不能先把一些问题搁置一下。请下一位发言者发言。

查克·戈麦斯
(CHUCK GOMES)：

我是查克·戈麦斯。我在 VeriSign 工作，但我仅从我个人角度分享这些看法。我要说的更像是我的看法而不是提出问题，我欢迎大家对我的看法做出回应。

首先，我要感谢先前发言的每个人，感谢他们分享的内容。我认为路德维格首先说对公众利益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之后托马斯也是这样说的。没有对公众利益下一个确切的定义。根据不同的情形会有不同的含义。我认为这个问题已经在 ICANN 社群中存在多年了，因为我们通常会假设“公众”这个词是一个非常单一的群体，如果是这样的话，要定义利益就会很简单。但是，这事实上是一个非常多样化的群体。在你添加了“全球”这个词后，这个群体就变得更加多样化了。

我真的赞同你们中的部分人说的关于专注于流程的内容，这就是我们在 ICANN 内开展的工作。刚才有几位发言者提到自下而上或多利益相关方流程，以及把这些利益相关方汇聚起来，我认为你们说的是对的，没有必要浪费我们的时间来尝试提出一个具体的定义。我们需要专注于流程，让极具多样性的全球公众来确定在某个给定的情况下什么是符合公众利益的做法。

作为 RDS PDP 工作组的主席，我们面临着一项重大挑战，因为整个社群中的成员提出了非常多元化的观点，我们不得不将这些观点整合起来，找到我们能满足的公众利益的最佳组合，这就是公众利益的全部内容。

我认为，这就是我们在公众利益方面应该关注的内容，这适用于各项政策的政策制定层面，它们都是独特的。谢谢。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谢谢你， 查克。

好的。 有请下一位。

迈克尔·派拉格
(Michael Palage):

我是迈克尔·派拉格。 我要快速地提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包括两个部分。

首先， 想问下有没有不同意贝基说的 GAC 与 ICANN 内的公众利益有着特殊的关系这一点？

贝基， 我同意你的看法。 是不是每个人都同意这点？

好的。

第二部分 — 没有人不同意， 那我们就来看看我的问题的第二部分。

奥利维尔·
科雷鹏-勒布朗：

也许我们可以问问会议室里的其他人， 如果你不同意， 请举手示意， 因为我认为这个问题不应该仅仅询问专家组的专家， 而应该询问其他所有人。 有几个人表示不同意。

沃尔夫·路德维格： 我想发表一点简短的意见。

我认为这在 GAC 多少有点制度化了，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我认为它应该也是代表全球最终用户的一般会员的主要关注点，但是它非常自负，我同意这点，但是它应该以符合全球公众利益的方式来进行。因此，我也发现了来自一般会员的一个主要关注点，它们都是咨询委员会。这是 GAC 的一个主要关注点，也应该是 ALAC 的一个主要关注点。

迈克尔·派拉格：

公平地说，贝基并没有说那是独一无二的。她只是说是一种特殊的关系。

贝基·伯尔：

我补充一点，这是承诺和核心价值中囊括的内容。它要求，在制定 — 在遵循流程的过程中，要对政府的公众利益建议给予适当的注意和考虑。

迈克尔·派拉格：

很好。现在，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

当 GAC 向 ICANN 董事会提供建议时，如果 ICANN 董事会选择忽略建议，并且结果显示对第三方造成了危害，那么会怎样呢？ICANN 忽略建议是否应承担潜在的责任？

我来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在 GAC 公报背景下，类别 1 中有一个敏感字符串列表。其中有一个字符串是 .MARKET。这个字符串被纳入了金融字符串。GAC 建议道，在涉及受管制的字符串时，注册人需要进行提前审查。这是包含在 GAC 建议中的内容。与 .MARKET 相关的是，Bloomberg.market 已经注册了，大约一年半以前，Bloomberg.market 上发布了一个谣传，结果导致 Twitter 股票价格暂时下降。股票价格之后有所回升，注册管理运行机构也采取了措施。

我想问的问题是：如果 ICANN 董事会忽略 GAC 关于公众利益的建议，且这样做对第三方造成了损害，那么是否需要考虑某些与水坝和下游居民有关的事情？这是否成为了商业决策，出现损害后是否造成了什么后果？

贝基·伯尔：

我想反对一下这个基本假设，那就是董事会忽略了 GAC 建议。

董事会可能不会遵循建议，章程对此有规定，但是章程确保了董事会不能忽略建议，因为董事会必须与 GAC 互动、努力找到一种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章程要求 ICANN 遵循自下而上的多利益相关方流程，根据其承诺和核心价值开展多利益相关方流程，践行使命，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满足全球公众利益。

GAC 的确与公共政策有着特殊关系。它并不是公共政策的唯一负责人。因此我并不认为 — 会产生任何义务，因为承诺是被列入了章程的，可以测试你是否遵循了政策。

迈克尔·派拉格： 并且 --

贝基·伯尔： 或者说是流程，我是这个意思。

迈克尔·派拉格： 正确。可能会 —
我同意“忽略”、“不遵守”可能是更好的描述。

这是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因为还有一些字符串 — 我认为昨天约翰·卡特 (John Carter) 向公共领域工作组和 GAC 讲过与 .KIDS 等字符串有关的问题，探讨了如果选择了公共领域而不是社群，那么会发生什么。这些就是我认为董事会需要考虑的事情，类似于托马斯引用的分析中提到的他们需要做的事。

我只是提出这个问题供考虑。谢谢。

奥利维尔·
科雷鹏-勒布朗： 非常感谢麦克。

由于我们时间有限，我把丝黛芬妮·裴琳 (Stephanie Perrin) 确定为最后一位发言人，请排在她之后的人返回自己的座位吧。谢谢。我看不到谁排在你的后面。下一位发言人，有请。

西瓦苏布拉玛尼安·
穆都沙米
(SIVASUBRAMANIAN
MUTHUSAMY):

我是西瓦苏布拉玛尼安·穆都沙米，来自国际互联网协会印度金奈分会。我发言主题的第一部分是从包括印度在内的国家的历史角度来谈一些看法，我想谈谈从古代印度的角度来看全球公众利益的最宏大的理念。这个理念提倡将整个世界视为一个整体。另外还有一个被称为托管理念的理念，根据这一理念，权力或财富，拥有权力或财富的人将自己的权力或财富视为托管给自己、用于为全世界谋福利的事物，这两个理念可以共同帮助定义全球公众利益的概念。

在互联网治理领域，全球公众利益由代表整个世界而非自身的政府或企业来实现，托马斯刚刚说过，政府以符合公众利益的方式行事。就这个背景而言，我的理解有些不同。政府以符合各自国家利益的方式行事，这需要变为以符合全球利益的方式来行事。我认为这就是 ICANN 内部的情况。

对于企业而言，存在一些定义 ICANN 内部的全球公众利益的障碍。这些限制因素由某些理念产生，例如，我们不应该考虑内容，我们应该践行我们的使命。查克也说过，我们应该专注

于流程。也许我会同意查克的说法，认为我们将专注于流程，重新定义流程，让流程扎根于全球公众利益。我们应该让流程以全球公众利益为中心。谢谢。

奥利维尔·
科雷鹏-勒布朗：

谢谢西瓦。

我们的专家组还有意见吗？托马斯？

托马斯·施耐德：

谢谢。我只做个快速的回应。

当然你是正确的，基本上一位来自某个特定国家的 GAC 代表都是代表他所在国家的利益行事的，但是 GAC 作为一个整体，旨在在我们出现分歧的情况下缓和 GAC 内部所有这些艰难的讨论 — 这是我们所做的工作 — 因为我的国家的国家利益可能与另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不同。因此，我们尽量缓和特殊国家利益，以期达成总体的平衡，或者说使决策符合全球公众利益，或者达成某一特定问题的全球公共政策目标。谢谢。

奥利维尔·
科雷鹏-勒布朗：

谢谢你，托马斯。请下一位发言者发言。

苏比·查图维迪
(SUBI CHATURVEDI):

谢谢，奥利维尔。我是苏比·查图维迪，我代表印度手机运营商协会。

非常感谢你发起这个引人关注的讨论。我们听到过多种观点。我想谈论两个特定的话题。

在我们讨论公众利益的时候，你可以看看教科书上的定义，它会告诉你公众利益不是少数人的私利，而是社区和公民的利益。来看看印度的情况，除了具有争论性的、嘈杂的民主政治以外，它还在许多方面面临着自己独特的难题。

有大约 22% 的人在参加会议。就绝对数值而言这是在逐步增长，但是我们还有很大数量的人没有参加会议，我们需要把他们纳入进来。

当我们针对公众利益和代表及结构化流程的问题进行对话时，我们仍然将许多意见排除在外了，因为我们倾向于看到组织沉默。我们倾向于看到回音室。

我的问题是：很多时候这些流程的意图都很明显、意思都很明确，但是可能具有语言障碍、包容性障碍、外展障碍、文化决定性和文化敏感性。78% 的人没有在会议室内，没有人为他们代言。

在便利化和流程方面，我们是不是把大部分社会民众抛在了脑后，而他们正是我们真正需要与之开展外展和进行联络的人？我们希望对此做些什么呢？谢谢。

奥利维尔·
科雷鹏-勒布朗:

谢谢苏比。

哎呀。贝基？

贝基·伯尔:

我只想指出的是，这是 ICANN 的核心价值，因此在识别公众利益的流程中有一个步骤就是让开放、包容、多元化的参与者参与政策制定流程。

这样做我们是不是就能做得更好？是的。但是很显然，那是流程中的一部分。

奥利维尔·
科雷鹏-勒布朗:

是的。谢谢。深入探究了外展和可及性等内容，全部的内容。下一位发言人，有请。

乔纳森·祖克
(JONATHAN ZUCK):

好的。谢谢。我是乔纳森·祖克，来自软件协会 ACT。我也是 CCT 审核小组的主席。

很高兴能参加今天的讨论。听了大家的发言后，我觉得贝基刚刚引用的由史蒂夫·戴尔边科提出的定义更具有吸引力。参加完今天的会议，我对于我们所描述的定义对象的复杂性感到害

怕，我认为我们针对全球公众利益的定义进行持续讨论的原因是希望确定一些界限以便在界限之内开展讨论。

因此，事实就是，GAC 提出一些建议，社群现在有能力改写 GAC 的建议等等。

流程本身已经落实了，以实现组织的问责制，但是这些都是在使命范围内进行，我认为既然组织已经如此庞大、如此富有，那么讨论的动机就应该是全面思考 ICANN 可以在为公众利益服务方面扮演的角色，我并不惊讶我们会因为全球公众利益而被卷入在非洲修建水坝或者其他类似事情的争论中。

我的意思是，这丝毫不会让我感到惊讶，同意吗？因此我认为，为了落实能拓宽 ICANN 公众利益内容的流程，应该修改组织的章程或者修改组织的使命。如若不然，公众利益的任何概念都会被局限在 ICANN 使命的范围内，ICANN 使命从本质而言是 DNS 的可用性和完整性。这就是 ICANN 开展的工作。

托马斯，我想象不出在何种情景下 ICANN 所做的事会与你在今天会议上所讲的事情的方式类似。那是一种灾难性的情景。如果说添加一些 gTLD 需要转移一百万人，那么我找不到两者之间的联系，是这样吗？

因此我们只需要管好我们自己的事情，我认为就那种方式而言定义会非常有用。政策具有的负面影响非常小，已经包含在完整性的定义中了。因此我倾向于支持史蒂夫由来已久的请求，

他希望对公众利益进行狭义定义并修改我们的使命，之后我们再根据具体情况修改公众利益的含义。

贝基·伯尔：

我感到有点困惑，因为根据章程的设置方式，ICANN 不能做使命中没有具体规定的事情。

这没有 —

它的使命是 — 按照保护唯一标识符的稳定性和安全性这一目标行事。这就是它的使命。可用性 — 我从托马斯的发言中了解到，名称和数字的可用性和完整性是公众利益的目标。

通过自下而上的 PDP 制定的流程确保了通过流程可以获得的最终结果 — 请记住，无论任何结果都不能超越 — 不能使 ICANN 超越其使命行事。流程结束后得出的成果既要符合 ICANN 的使命又要符合公众利益。

奥利维尔·
科雷鹏-勒布朗：

乔纳森，我们的会议时间还剩五分钟，我希望 —

乔纳森·祖克：

好的。

奥利维尔·
科雷鹏-勒布朗：

— 尽量让队列中的人都能有机会发言。我明白我们正在进行非常有趣的讨论，但现在我们需要先让托马斯来讲一下，之后我会告诉你们，我们还要继续开展在线讨论。托马斯？

托马斯·施耐德：

谢谢。我尽量讲得简短些。

我之前可能说错了，我并不想让 ICANN 负责拯救全世界，这不是它的目标。

我的意思是你需要制定一项流程，便于你确定公众利益的所有要素并将这些要素纳入考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邀请商标方面的人员参加今天的会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邀请关注历史名称或对某些人而言很重要的拉美河流名称的人员参加今天的会议。这也许不是生死攸关的问题，但是大家也许还记得有关 wine 和 vin 的讨论，它涉及到数十亿美元或欧元的资金，这也是全球公众利益的一部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在这里解决这个国家的所有这些问题。我完全同意你们说的，我们需要知道哪些属于我们的工作、哪些不属于我们的工作，但是如果从经济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那么我们也需要注意外部因素，确保我们了解这些外部因素并将它们的不利影响降至最低。

谢谢。

奥利维尔·
科雷鹏-勒布朗:

谢谢你，托马斯。我会让你和乔纳森一起来解决全球的水坝之争。请队列中的下一位发言者发言。请尽量将时间控制在一分钟以内，不然我们就无法在会议时间内让队列中的所有发言者都有机会发言。

下一位。谢谢。

卡沃斯·阿斯特
(KAVOUSS ARASTEH):

谢谢。我是卡沃斯·阿斯特，我仅代表个人发言。

我们从实际和务实的角度来看看。我们并不旨在解决全世界的问题。我们要解决的是 ICANN 的问题。

今天的会议非常生动活跃，尽管有些时候有点带有感情色彩。我认为我们无法定义公众利益。我们可以对公众利益进行描述，但是无法对其下定义。如果对它进行定义，这就会变成一项权威和惯例。如果对它进行描述，那么它的含义仍然可能得到延伸。

在我看来，就像是贝基的发言中提供的取自于章程的描述，获得一些体验是最务实的方法，我们必须保持在这条描述的范围之内。

无论你从哪里开始，稳定性、安全性、弹性、民主、透明等等，这就是我们能够提到的全部内容。如果这些得不到遵守，那么我们也需要制定标准。希望我们都能够做到务实而不是感情用事。

我还想回应 GAC 主席托马斯·施耐德提出的一点。显然，每位 GAC 代表都肩负着自己所在国家的利益，但是 GAC 的集体决策（也就是所有这些国家利益的总和）不应解读为全球社群的全球利益。谢谢。

奥利维尔·
科雷鹏-勒布朗：

谢谢，卡弗斯。请下一位排队的发言者发言。

曼弥·辛格
(Manmeet Singh)：

谢谢，奥利维尔。我是曼弥，ICANN 会员，NomCom 第 2 工作组成员。

我想快速地问贝基一个问题。贝基，你提到 ICANN 的核心价值，ICANN 的公众利益概念是确保注册的可用性和完整性，从本质上说是域名的可用性和完整性。另一方面，我们为 gTLD 注册管理机构提供了全权决定权，让它们自主确定 gTLD 域名的价格。是这样吗？

贝基·伯尔： 是的。

曼弥·辛格： 过去 15 年我一直在域名行业工作，在 gTLD 发布之后，大多数关键域名的定价都很高，那么这也是基于 ICANN 的公众利益政策吗？

贝基·伯尔： ICANN 没有 — 对于我要说的内容，有一个遗留的例外，但是 ICANN 并不是一个竞争监管机构。ICANN 还有一个核心价值 — 让市场解决问题，因此增加竞争、增加顶级域名的可用性是一种方法，但是总体而言 ICANN 没有权利监管价格，这超出了它的使命范围。

这是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的一个例子。它必须服务于公众利益，还必须在职权范围内行事，我们会将这些问题留给竞争主管机构，留给全球各地拥有主权的竞争主管机构。

曼弥·辛格： 谢谢。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谢谢贝基，谢谢所有提问的人。这里有几个问题和几条意见已经录入了在线系统。我们将通过电子邮件清单进行讨论。

在后续步骤中，我们将通过电子邮件清单来处理这个问题，如果你没有被列入电子邮件清单，你可以到前面来，让厄基思·拉玛吉 (Ergys Ramaj) 记录下你的详细信息。厄基思举起了他的手。我认为我们可以思考一下组建一个工作组了。我们并不是要详细讨论工作组的名称、是否是跨社群工作组、是否是执行任务的特定工作组或者是一个委员会，我们要做的只是组建一个工作组，这是我们的起点。

我们需要确定一名工作组主席，如果有人对领导工作组感兴趣，就请提出来。我已经超出一分钟了，感谢专家们今天前来参加我们的会议，也感谢每位前来参加会议的人。今天的会议非常有意思，我期待在下次会议上跟进今天提出的工作，希望下次会议能在下届 ICANN 会议期间召开。谢谢大家。

[掌声]

[文稿完毕]